

写作是对自己挖掘、修正、塑造的过程

——《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任马小淘谈小说创作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写小说时，我们要对笔下的人物一视同仁，对人的境遇有真正的理解，对人和人的关系充满想象……”6月18日，在全省基层作家文学创作培训班上，《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任马小淘从编辑视角对小说创作的不同题材进行分析，令学员茅塞顿开。

马小淘是“80后”青年作家的杰

出代表，17岁就出版了随笔集《蓝色发带》，目前已出版长篇小说《飞走的是树，留下的是鸟》《慢慢爱》《琥珀爱》，小说集《章某某》《火星女孩的地球经历》《有意思的事多了》，儿童文学《被猫带走的夏天》，散文集《成长的烦恼》《冷眼》等多部作品。其作品曾经获得郁达夫小说奖、百花文学奖、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奖等。

在马小淘看来，好的文学作品需要为读者提供一种陌生的东西。“为什么很多东西读者看后就跟没看似的？因为没有新鲜感。”马小淘说，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人们每天都会面对各种各样新鲜的东西。这就要求作者认清形势。过去人类生活有很大程度上的趋同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乡遇故知”这样的语句在很长的时间段里都能让人共情。如今，“车马慢”变成了“万事急”，互联网彻底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方式，乡愁被消解了，生活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和各种新鲜事物。

动人心魄的作品应该有广阔的世界观和落脚点。“一些作家认为，自己是文学理想而写。但我想说，作者心中不能没有这个世界。”马小淘说，千姿百态的个人更能体现时代土壤的丰厚。写作的多样性既体现了文学创作本身的规律，也呈现出时代的丰饶和复杂，留下新文学的年龄和指纹。

在宏大的叙事里，每个生命都很重要。“我曾在网上看到一句玩笑话——蜘蛛侠打击反派时随手扔向坏人的车是我还欠十年贷款买的。我想，英雄蜘蛛侠和碰巧车被扔向坏人的普通人都有很多可写的地方。”马小淘说，如果写那些过于庞大、“坚硬”的东西，作品会显得有点空洞。写每个体系和环境

中“人的意义”才有意义。人的境遇、人在事情中的作用更值得思考和挖掘。

“作家拥有丰富的想象力，才能给人带来新鲜的、生动的、独特的内容。从时代大环境来看，读图时代、网络时代拓宽了大众接受知识的渠道，但也损害了作家的想象力。如果作家失去了个人生命的独特体验、失去了想象力，就无法表达出与众不同的感悟。”马小淘说，一个作家是否优秀，就是看其想象力是否出类拔萃。

两个多小时的讲座中，马小淘用大量小说作品举例，并从编辑视角进行剖析。其精彩的内容、生动的语言深深吸引了台下的学员。授课结束后，马小淘与学员互动，并就学员提出的问题答疑解惑。

对漯河的作者，马小淘给出了自己的建议。“生活在漯河的作家、作者或许能从家乡深厚的文明积淀中获得一些启示。”马小淘说，一个热爱写作的人应该是对自己提出要求、有自觉意识的人。写作不是蜻蜓点水，不能只满足于浮光掠影的表达。写作是对自己挖掘、修正、塑造的过程。只有不断深化对世间万物、历史与现实、世道人心的认识，注重视野的开阔和心灵的丰富，才有可能让作品渐渐呈现出深度以及个性的光芒。

追溯汉字源流

弘扬许慎文化

字说“规矩”

■李华强

规矩与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是一条生命线、标准线和警戒线。“规”和“矩”的本义是什么？它们如何引申出法规、准则的意思呢？我们通过《说文解字》说“规”解“矩”，探寻汉字中蕴藏的文化智慧。

“规”字始见于小篆，繁体作“規”。《说文解字·夫部》：“規，有法度也。从夫，从見。”汉字简化时，“見”简化为“见”，“規”类推简化为“规”。“规”是会意字，由“夫”和“见”构成，会意成年男子所见合乎法度。其本义指法度、准则，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难蜀父老》“必将崇伦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中“规”即此义。法度、准则必然要经历酝酿讨论的过程，“规”由此引申指规划、谋划，如规定、规避；又引申指用言语纠正别人合规，如规劝、规勉。

“矩”的源字作“巨”。《说文解字·工部》：“巨，规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桀，巨或从木、矢。矢者，其中正也。”“巨”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字形像一人分腿站立，一手握“工”形器具，后“人”形演变为“夫”形、“矢”形——这是今天“矩”字的由来；也有省去“人”形的字形，今天的“巨”继承了这一字形。《说文解字》基于小篆字形将“巨”解释为“从工，象手持之”是符合其演变规律的。“巨”的本义指规矩的“矩”。后来“巨”假借为大、极、最等义，本义由其分化字“矩”或“桀”承担。“桀”在《说文解字》里是“巨”的“或体”，也就是另外一种写法。“桀”是会意字，其中“木”表示材质，“矢”表示中正，“巨”表示手持工具。后来，人们多使用省去“木”的“矩”。《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以“矩”为“桀”的正体，“矩”行而“桀”废。《周礼·冬官·考工记·舆人》：“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墨子·天志上》：“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这里的“规”指的是画圆的工具，即圆规；“矩”指画直角或方形的工具，即曲尺。根据二者的功用，“规”又引申指圆形、画圆等；“矩”引申指直角、方形，又引申指规则、法则等。

“规”和“矩”古代就开始合用。清代段玉裁在“规”下注：“古规矩二字不分用。犹威仪二字不分用也。凡规巨、威仪有分用者皆互文见义。非圆不必矩、方不必规也。”“规矩”一词见于春秋时期的《礼记·经解》：“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其中“规矩”指校正圆形方形之器。“规”的法度义加上“矩”的规则义，并列复合而成的“规矩”自然有了准则、礼法义。这个意义见于宋代《僧史略·卷上·受斋作法》：“魏晋之世，僧皆布草而食，起坐威仪，唱导开化，略无规矩。”“规矩”又引申指人的言行合乎标准和常理，如：张老为人正派、做事规矩。今天，我们常用“规矩”指标准、法则或习惯等，与此一脉相承。

“规矩”一词虽然产生于春秋时期，但中华先民的“规矩”意识却萌芽很早。距今约9000年至7500年的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一些叉形骨器，有的放在死者手中，有的和一堆龟甲放在一起。这些叉形骨器与我国出土的许多汉唐时期“伏羲女娲执规矩图”中女娲所执“规”极其相似。一些骨器侧面有规律的刻痕标记。专家认为，这些叉形骨器可能是用于宗教祭祀或用来观测天象的，有刻痕的骨器或是一种测量工具。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规”和“矩”。

中华传统文化中非常强调“规矩”的重要性。《论语·为政》记载的孔子的话“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道出了人生修养的一种境界。《孟子·离娄章句上》中的“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指出即使是具备超强视力的离娄、拥有高超技艺的鲁班，如果不圆规和曲尺，也不能画出不圆和方，告诫人们为人做事要遵标准、守法则。《韩非子·解老》中的“而万物莫不有规矩，议言之士，计会规矩也”，指出“万事万物无不存在规矩，出谋献言的人要考虑如何合乎规矩”，把“规矩”这一概念上升到哲学层面。对于不讲规矩的危害，《韩非子·饰邪》中“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感乱之道也”提出，放弃规矩而专任巧诈、撇开法度而用计谋将会导致困惑与混乱。

当今社会是法治社会，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重视和强调规矩。我们应充分汲取汉字文化承载的思想精华，加强规矩教育，让懂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更加深入人心。

小小说是一种极具生命力的文体

——《大观》杂志社社长、主编张晓林谈小小说创作



■文/本报记者 孙震
图/通讯员 亮语

6月16日，2024年全省基层作家文学创作培训班上，《大观》杂志社社长、主编张晓林以《小小说创作》为题，和学员分享了创作心得体会。

作为河南省小说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张晓林出版著作18部，多篇小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转载。他曾获全国第八届书学讨论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河南省第

二届杜甫文学奖、青海省第二届文艺评论奖。

“小小说并非是一种新兴文体，古已有之。”张晓林表示，六朝干宝的志怪笔记《搜神记》和南北朝时期志人笔记《世说新语》应是小小说的鼻祖。宋人笔记中，有一部分已经是很成熟的笔记小说了。宋代《青琐高议》《中吴纪闻》《广清凉传》中《温碗》《桑维翰》《流红记》等篇目，几乎与清人的笔记小说没有什么差别。笔记小说在明清时期走向繁荣，同样形成两大体系：志人体系和志怪体系。志怪体系的代表作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宣鼎的《夜雨

秋灯录》、袁枚的《子不语》等，志人体系的代表作是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李伯元的《南亭笔记》和俞樾的《耳邮》等。

在张晓林看来，进入新时期以来，笔记小说焕发了青春。孙犁的《云斋笔记》、林斤澜的《矮桥墩系列》、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贾平凹的《太白山记》、莫言的《斗阎笔记》、田中禾的《落叶溪笔记》、谈歌的《绝唱》、孙方友的《水妓》、聂鑫森的《诱惑》、阿成的《闲话》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至今还没有哪种文体像笔记小说这样有着如此顽强而持久的生命力。”张晓林说，笔记小说是中国文学的精粹和灵魂，是一棵长青的参天大树，是一座巨大的文化宝藏。小小说是笔记小说这棵树上长出的新枝。当然，小小说也赋予了笔记小说新的内涵，以创新的视角“重回传统”。

张晓林介绍，靠小小说跻身世界级大作家之列的作家比比皆是。意大利作家乔治·曼加内利靠一部《100：小小说百篇》得到了当代作家卡尔维诺的高度认可。卡尔维诺称他是一位“无法抗拒的发明家”，他的出现让“文学界所有观点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无独有偶，危地马拉作家奥古斯托·蒙特罗索仅凭一部小小说《黑羊及其他寓言》，就被拥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作家及诗人略萨誉为与博尔赫斯齐名的作家。诗人、小说家波拉尼奥对青年作家建议：“必须阅读蒙特罗索。”张晓林总结道：“写小小说照样能成为大作家。”

“如何写好小小说？”在互动环节，面对学员提问，张晓林给出了建议：一是要坚持，每天都要动笔。像史蒂芬·金、托马斯·沃尔夫这些大作家那样，给自己定个目标，每天写上几千八百字，完不成这个目标绝不停笔。能做到这一点就很了不起。世事纷扰，要想找个时间坐下来写五百字或一千字并非易事。这需要有坚强的意志。有了这种意志，作者离成功也就不远了。二是要给自己定一个标尺。杰克·伦敦开始写作时，把英国小说家吉卜林作为自己的标尺，将吉卜林的小说《老虎，老虎》逐句逐字抄录下来，研究每个句子的组合形式，最后取得了成功。杰克·伦敦说：“如果没有吉卜林，我的写作压根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收到了六百五十封退稿信。更为有趣的是，吉卜林后来却成了杰克·伦敦的书迷。毛姆将伏尔泰定为自己的标尺。在进行小说创作之前，毛姆给自己定了一个读伏尔泰《老实人》的仪式。他说：“这样我的脑海深处便有一个明晰、优雅和机智的标准。”三是小小说作家要具备两种目光：一种目光投向优秀的传统文化，另一种目光投向世界最前沿、最先进的文学作品。前者让小小说作家坚守中华文化立场，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范；后者让小小说作家汲取全世界最优秀的文学营养，更好地向世界人民讲好中国故事，使其了解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成功秘诀，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变迁和心灵世界。

文艺评论

让文学之光点亮城市生活

■谭艺君

6月15日至19日，“赋能乡村振兴书写山乡巨变”——2024年全省基层作家文学创作培训班在我市举办。来自全省的80余名基层作家齐聚漯河，与文学名家面对面，感受新时代文学的万千气象，交流创作心得，畅游沙澧，了解漯河厚重的历史文化，营造了浓厚的文学氛围。

本次培训班为我市的文学爱好者送上了一道“文学大餐”，对提升其文学创作水平很有意义。为期5天的时间里，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漯河文学要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加强作家队伍建设，培养一支高水平的作家和文学创作者队伍。他希望鲁迅文学院与漯河将来能有更多的交流合作，助力漯河文学事业更高质量发展。文学浸润人心，更凝聚力量。基层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是地域文学传承的核心力量。他们的写作水平提升，在生活的土壤里播撒更多文学的种子，有益于文学融入城市日常，让更多普通市民感受到文学的魅力。

漯河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本次培训不仅为参训作家搭建了学习交流的平台，还宣传了漯河的历史文

化，展示了现代化漯河的良好形象。学习之余，来自全省的基层作家到沙澧河风景区、卫龙美味全球控股有限公司、双汇新总部大厦、许慎文化园、贾湖遗址博物馆等地参观、采风。漯河的城市环境、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们提供了文学创作的灵感。作家用生花妙笔将漯河风物和生活故事写进精品佳作，必将吸引更多了解漯河、认识漯河、走进漯河，提升漯河文坛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激发广大市民的阅读热情，增强漯河人的城市荣誉感。

“如果生活是阳光，那么文学就是月光，让生活充满了诗意。”省作协副主席、文学院副院长冯杰在讲座中说。是的，文学来源于生活，折射着生活的光辉。生活本身就是一本立体的文学

书，鲜活多姿，传播着向光生长的力量。文学与城市的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有助于营造更加浓郁的文学氛围，让更多人拿起笔，书写心灵、书写生活，将平凡的日子转化为优美的文字，实现“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文学对城市精神的提炼和塑造是潜移默化、水到渠成的。当文学成为一种生活日常，它的力量就会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入人心，进一步提升生活品质。

参加本次活动的我市基层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纷纷表示，此次培训活动让他们受益匪浅。希望我们的城市能举办更多形式的文学盛会，搭建学习交流的平台，助力文学之树枝繁叶茂，扎根广阔的沙澧大地。相信随着更多文学、文化活动的开展，城市的“文学引擎”将被激活，城市的文化内涵将更加丰富。

艺术视窗



清香(国画)

李艳艳 作

《沙澧饮食文化》栏目征稿

为梳理漯河饮食文化发展脉络、探索饮食文化渊源、展示地方饮食特色，本版开设《沙澧饮食文化》栏目。

栏目征稿内容如下：

漯河特色小吃以及民俗中的美食，探寻有关沙澧饮食文化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反映百姓生活的浓浓烟火气；与美食相关的非

遗、老字号及老手艺，介绍其不传承发展的制作技艺；从古籍、地方志、诗词、民谣记载的漯河美食中，发现传统饮食蕴含的深厚文化。

稿件要求1500字以内，文笔朴素平实，侧重于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挖掘，展现漯河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本版组稿：苏艳红 赵姬琼